

中副選集

第二十輯



中央日報編印

中副選集 第二十輯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每冊定價新臺幣：
精裝一〇〇元
平裝八〇元

出版者：中央日報出版部

發行人：姚朋

編輯人：孫如陵

地址：臺北市忠孝西路一段83號

劃撥帳號：一一二一〇號

印刷者：中興印刷廠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十一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一年二月二版

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〇六〇三號
(本書如有缺頁、倒裝，請寄回調換)

中副選集

第二十輯

序

曹聖芬

民國五十年六月，筆者承乏中央日報。請孫如陵兄來主編副刊。當時中央日報有兩個副刊：一個是衆所週知的中央副刊另一個則是「綜合副刊」。當初設計的時候，綜副的內容原以知識、趣味爲主，不過幾個月之後，中副與綜副的內容漸漸地重複起來。性質既然不清楚，那又何必掛着兩塊不同的招牌呢？因此我們作了第一個決定，取消綜合副刊將中副版面擴大一倍，每天十六批。

十六批的地位，除去標題空白外。每天大約要容納一萬二千到四千字，究竟刊登一些什麼文章呢？這是我們要研究的第二個問題。副刊的任務，當然在滿足讀者娛樂性的要求。假如我們蒐羅古今中外的趣味性的文字，辦成一個萬花筒似的副刊，似乎也可以適應各種不同口味的讀者。但讀者從這種文字中所獲的滿足，祇是暫時的、表面的，像賓朋雜遝的場合，聽到一個笑話而已。要使讀者在滿足之後還能有些回味，在欣賞之餘還可能得到一些啓示，那就莫過於以文藝爲主，偶然插入幾篇啓發思想的文字，也不必嚴格規定什麼比例，祇要發

表的文章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就行了。

就在這一簡單的構想之下，中副開始了它的新面目。承海內外作者的熱愛，惠賜鴻文，字數當以億計，但發表出來的不到十分之一。作者和讀者不免要問：中副編者天天珠玉滿前，究竟憑什麼標準，來定其取捨呢？

我們的標準很簡單，我們沒有偶像觀念，我們割斷了人情的困擾，我們祇是以文論文。中副編者被人指爲「六親不認，鐵面無私。」雖然有些過分，但也頗近事實；我們選擇文章，不以作者的地位、編者的好惡爲根據，儘可能以文章的好壞爲標準；縱使仍有取捨失當之處，編者自信是問心無愧的。因此，在中副的園地裏，成名的作者固有，而無名的作者更多，作品被發表了的對編者不必感謝，那是他們自己的心血發出來的光和熱；反之，作品被退回的也希望他們對編者的一片愚忱，能曲予鑒諒。

其次，談到作品的內容，我們也有一個比較抽象的標準：便是「中正和平，樂觀奮鬥。」辦副刊並非傳道，自不必每篇文章都非「載道」不可；我們也不反對文學應該反映現實；離開了現實，便不能產生偉大的作品。但社會現象有黑暗也有光明，假如作品所反映的只是荒淫無恥，猜疑怨毒，則無疑的將失之偏頗。而且文藝作品之有無價值，就看它是否能爲現

社會提供較高的境界，發生鼓舞人心的作用？我們引以為慰的是中副的這一標準過去雖未公開，但所收到的絕大多數的稿件，內容上却與之暗合，這使編者獲得極大的鼓勵，也說明了我們這個社會是一個和諧的、向上的、朝氣蓬勃的社會。

在中副選集出版的前夕，筆者把中副的編輯方針作一個簡單的說明，當作序言，希望作者和讀者不吝指教。

中副選集

第二十輯目錄

序·····	曹聖芬	(3)
南海血書·····	朱桂	(11)
憶劉大中·····	朱文長	(17)
為中國建築藝術留紀錄·····	喜樂	(24)
悼周天翔兄·····	曹聖芬	(29)
杏林春暖·····	林梅蘭	(35)
悠悠五十年·····	希汾	(43)
死不去·····	羅信甫	(48)

長青樹·····	謝霜天	(58)
聽聽看看·····	丘秀芷	(68)
火車載走的·····	劉靜娟	(77)
空中園圃·····	澍文	(86)
嚕啦啦·····	阿福	(94)
蛇來的時候·····	辛維勤	(102)
南橫歸來·····	岳岳	(114)
故鄉行·····	薛翔川	(123)
喜怒行紀·····	趙迪克	(147)
這五十天·····	臧國仁	(157)

主編中副雜憶……………耿修業(165)

爸媽的女婿……………薛 笠(171)

閑適小論……………霖 燦(178)

商青……………溫良恭(182)

畫龍點睛……………林 慧(198)

變色的蕃薯……………張玉英(206)

油荒？油慌？……………溫惠良(216)

羅老闆的一天……………樊明莘(222)

哭過長夜的人……………莊美英(252)

蘇格蘭之歌……………呂大明(264)

金門大捷……………葉師燕 (274)

王城的迷惘……………亞 薇 (286)

南海血書

朱 桂

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這些年來我看够了各式各樣慘絕人寰的死亡，對我來說，死已算不了什麼大事。只是滿腔悲憤，一肚子委屈，不傾吐出來，實在嚥不下這口氣。

在南海中一個不知名的珊瑚礁上，我脫下襯衫，用螺螄尖蘸着自己身上僅餘的鮮血來寫這封信。我不知道該寫給誰？寫給天主吧？天主當吳廷琰被殺的時候就捨棄了越南子民；寫給佛祖吧？佛祖在和尙自焚的日子就已經自身難保了；寫給當年口口聲聲爲我們爭自由謀幸福的民主鬥士吧？民主鬥士正在巴黎、倫敦、紐約忙着享受自由幸福；寫給出錢出力硬逼着我們享受民主人權的偉大盟邦吧？偉大盟邦早已判決我們罪有應得又到別處去耍他們的老把戲去了；寫給我自己的親人吧？我一家至親十一口：大哥死於越戰砲火之中；文斗姪兒在「解放」前一場暴動中爲流彈所殺；九十三歲的老祖母和七歲的文媛姪女「解放」後在人民政府的照顧下活活餓死；一輩子絕口不談政治的父親在鬭爭大會上被一棒一棒地打死；二哥在集中營裏因忍不住飢餓偷吃了一口番薯被綁赴刑場槍決；大嫂因莫須有的罪名瘐死獄中；母

親上船時被匪幹推下海裏淹死；妻在海上被海盜射殺；文星兒和我一同游泳來到這個珊瑚礁上，熬到第十三天就在萬般痛苦中死了，他的屍體被同來的難友吃了，吃他肉的難友也都死了。海天茫茫，如今我寫給誰呢？

我一家至親十一口都死在共匪暴政之下，你一定以為我恨透了這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是的！我恨透了他們！復仇的烈火支持着我才能忍受這麼大的痛苦折磨。但是我還有更痛恨的仇人。吃人的老虎固然可恨，但是把別人送往老虎口裏的那個人更可恨；燒死人的火坑固然可怕，但是推別人下火坑的那個人更可怕；咬死人的毒蛇固然歹毒，但是把毒蛇放進你被窩裏的那個人比毒蛇更歹毒。是誰把我們送往老虎口裏？是誰把我們推下火坑？是誰把毒蛇放進我們的被窩裏？是他！就是他！是那些「民主鬪士」和「偉大盟邦」。

我是土生土長的越南人，我的祖先來自遙遠的北方大陸，那已是三百年前的事了。三百年來，我們世世代代生於斯，長於斯，我們已在這裏扎了根，祖國的泥土生育萬物來養活我們，我們死了之後又化為祖國的泥土。從前作夢也沒有想到有一天會被迫離開她的懷抱。我出生於三十年代後期，兒時依稀記得法國人走了，日本人來了又走了，法國人再來了又再走了，這些印象都很模糊，模糊的連我自己也搞不清楚那些是親身閱歷、那些是得自別人的口

述。我懂事的時候越南已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所以在觀念中我常常以爲她本來就是這樣。我家世居西貢近郊，代代務農爲生，祖先中沒有一個人作過「資本主義的代理人」，沒有一個入作過「封建官僚的狗腿子」，家庭背景一清二白。至今我腦海裏還清晰地留着童年居住的茅屋和下田打漁的情景。靠着父母辛勤耕作和我們刻苦用功，我們三兄弟都完成了大學學業，都有了令人羨慕而自己並不滿意的工作。市區逐漸擴張的結果，我家的稻田變成了建築用地，價格節節上升。茅屋拆了改建成大廈，扇子丟了裝上冷氣，銀行裏有了存款，出門有汽車代步，我們也躋身於都市人之列。長輩們常講殖民地時代的許多苦楚，但是那些都對我太遙遠了，遙遠的和上古神話一樣。後來講得次數太多了，甚至使我發生懷疑。越南號稱世界穀倉，種田的怎麼會沒有米吃？沒有油沒有肉，怎麼吃飯？一件衣服，怎麼能穿三年以上？只要肯用功，怎麼會沒有學校讀書？沒有冰箱，怎麼貯存食物？神話，神話，統統是神話！請原諒我的愚昧無知，我當時的確這麼想。長輩們說現在的一切都是拜獨立之賜，我們應該知道滿足。我當時心中却不以爲然，明明是我們自己努力的成果，我們何用感激別人？長輩的識見太淺陋了，他們只知道殖民地時代的辛酸，那裏瞭解現代已是大眾化的消費時代？殖民地時代的生活我沒有親歷過，不能拿來和現代相比。我只知道越南人的生活和法、美等

高度開發國家比起來，還差一大截。直到越南「解放」了，我才恍然大悟，沒有政府的庇護，個人的任何努力都是白費。可是知道的太晚了。

我們國家的北部淪陷了，大批難民扶老攜幼逃到西貢來。他們餐風宿露、啼飢號寒，起初我對他們也曾一掬同情之淚。後來共匪窮追猛打，趕盡殺絕，南來的北佬又口口聲聲要收復家園，我對爲我們惹來麻煩的北佬逐漸發生反感。我天真地以爲日內瓦協定就是鐵的保證，我不犯人，人必不來犯我。我又不是什麼行俠仗義的俠客，何苦犧牲自己的幸福爲別人光復家園，我竟自私到想把同胞推回火坑裏去以求烈火不再蔓延。今天馬來西亞把成千上萬的越南難民推落海中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將來菲律賓把成批馬來西亞難民推落海中的心情相信馬來西亞人也會理解。人類永遠學不會唇亡齒寒的道理。

魔鬼的爪子很快地伸進十七度以南，叢林中、深山裏，不時傳來游擊隊燒殺擄掠的消息。所幸西貢表面上還很平靜。政府忙於剿匪，我忙於賺錢，素來對於政治沒有興趣的我，只想平平安安地過日子，國家事管他娘。「從不學什麼，也不忘記什麼」的偉大盟邦不請自來了。中國大陸的悲劇沒有給越南人和越南盟邦任何教訓。盟邦仍以救世主的姿態，要我們這樣作，要我們不那樣作。以大使館作爲司令台和庇護所，運用大把大把鈔票，收買野心分子

，到處製造事端。毋庸諱言，那時我們的政府，行政效率是有點顛頂，官吏難免貪污，人民不像傳說中的美國那麼自由，但是絕大多數越南人民的生活仍能在安定中逐漸改進。只是野心分子絕少升官發財的機會。但是這些缺點畢竟不是好事，更加野心分子誇大渲染，人人便覺得「斯可忍，孰不可忍！」學生罷課遊行，和尚絕食自焚，激動的情緒使人忘記了大敵當前。少數遠見之士提出警告，要大家謹防敵人乘隙而入。

盟友傳出話來：「吳廷琰下台，共產黨不來！」信誓旦旦地保證，「只要越南人逼吳廷琰下台，盟邦就把越南置於原子傘保護之下。」我們的「民主鬥士」以壯烈的「烈士精神」在盟友的密切配合之下，槍殺了吳廷琰。鬥士們彈冠相慶，走馬上台，盟邦的大軍源源開到，越南人民開始享受「民養」了。

盟友傳出話來：「吳廷琰下台，共產黨不來！」信誓旦旦地保證，「只要越南人逼吳廷琰下台，盟邦就把越南置於原子傘保護之下。」我們的「民主鬥士」以壯烈的「烈士精神」在盟友的密切配合之下，槍殺了吳廷琰。鬥士們彈冠相慶，走馬上台，盟邦的大軍源源開到，越南人民開始享受「民養」了。

盟友傳出話來：「吳廷琰下台，共產黨不來！」信誓旦旦地保證，「只要越南人逼吳廷琰下台，盟邦就把越南置於原子傘保護之下。」我們的「民主鬥士」以壯烈的「烈士精神」在盟友的密切配合之下，槍殺了吳廷琰。鬥士們彈冠相慶，走馬上台，盟邦的大軍源源開到，越南人民開始享受「民養」了。

盟友傳出話來：「吳廷琰下台，共產黨不來！」信誓旦旦地保證，「只要越南人逼吳廷琰下台，盟邦就把越南置於原子傘保護之下。」我們的「民主鬥士」以壯烈的「烈士精神」在盟友的密切配合之下，槍殺了吳廷琰。鬥士們彈冠相慶，走馬上台，盟邦的大軍源源開到，越南人民開始享受「民養」了。